

光緒吉林通志

吉林通志卷八十三

人物志十二 金十一

赫舍哩志宵

布薩忠義

圖克坦喀齊喀

赫舍哩良弼

完顏守道

唐古安禮

完顏薩哈

赫舍哩志宵本名薩哈連

原作撒曷鞏

字從道

族帳部上

京和坦

原作胡塔明安二字依詳校本增

人也自五代祖大尉罕

齊

原作韓赤

以來與國家世爲甥舅父薩巴海陵時賜名

懷忠爲泰州路顏河穆昆轉明安嘗爲東平尹開遠

軍節度使志宵沈毅有大略娶梁王宗弼女永安縣

主宗弼於諸婿中最愛之金史本傳嘗謂曰汝效阿薩爾

原作之爲人可以幾古人矣移刺皇統間爲護衛海

陵以爲右宣徽使出爲汾陽軍節度使入爲兵部尙

書改左宣徽使都點檢遷樞密副使開封尹契丹薩

巴原作反金史屢討無功宏簡於是志甯爲北面本

作西北面依副統與都統白彥敬原作以北京臨潢

泰州三路軍討之至北京世宗已卽位乃與彥敬俱

降金史語詳彥敬傳宏簡尋授保州同知部曲往征

斡罕原作以爲臨海軍節度使統右翼軍敗斡罕於

長灤賊西走追及於霧霖河賊已先渡彼岸爲陣令

萬戶瓜爾佳

原作夾谷

清臣圖克坦和羅

原作徒單海羅

自下流

渡河追之數里得平地將士方食賊眾奄至志甯軍急整陣賊自南岡馳下衝陣者三志甯力戰流矢中

左臂大軍畢至賊據上風縱火會天降雨風煙乃熄

遂奮擊大破之上使富察

原作蒲察

迺至軍中宣諭代完

顏福壽爲元帥右監軍封定國公

宏簡錄

賊略懿州界

陷靈山同昌惠和三縣睥睨北京會土河水漲賊不

得渡乃西趨三韓縣

金史本傳

諸將皆言馬瘦弱不堪追

襲欲止志甯因獲候人知賊自選精銳以羸兵護其

母妻由別道西走期於山後會集亟與清臣追及之

盡獲其輜重俘五百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僞節度使

六及其部族皆降

宏簡錄

斡罕走奚中至七渡河復敗

之賊過渾嶺入於奚中志甯獲賊將碩和卓

原作稍合住

釋弗殺許以官賞縱之歸約以捕斡罕自效碩和卓

既去見斡罕秘不言見獲事乃反間奚人於斡罕曰

陷泉失利奚人有貳志不可不察當是時斡罕屢敗

其下亦各有心碩和卓與賊帥錫勒塔干執斡罕詣

右都監完顏思敬降志甯與萬戶清臣宗甯酥格

原作

速哥等追捕餘黨至燕子城盡得所畜善馬囚至茂巴

勒達原作抹之地悉獲之逆黨既平入朝爲左副元

帥賜以玉帶經略宋事駐軍睢陽金史本傳遣完顏王祥

復取蔡州宋將黃觀察遁去是時幹罕黨人瓜里扎

巴原作括降宋謀夏月膠解北人弓不可用與李世

輔攻靈壁虹縣遂陷宿州宏簡錄志宵以精兵萬人發

自睢陽趨宿州中使來督軍志宵附奏曰此役不煩

聖慮但恐世輔遁去耳世輔聞志宵軍止萬人甚易

之曰當令十人執一人也瓜里等問候人所見旗幟

知是志宵謂世輔曰此薩哈連監軍也軍至萬人慎

毋輕之五月二十日志宵將至宿州仍令從軍盡執

旗幟駐州西爲疑兵三明安兵駐州南自以大軍駐
州東南扼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旌旗蔽野謂大軍
在焉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以步騎數萬皆
執盾背城爲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兵三千出
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甯軍萬戶芬徹

原作蒲查

擊敗之

右翼瓜爾佳清臣爲前行撤毀行馬短兵接戰世輔
軍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盡按敗將將
斬之其統制常吉懼而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世
輔悉兵出戰騎兵居前乃使瓜爾佳清臣當之遇別
將踵擊

四字從宏筒錄省文

其將不能反旆志甯麾軍力戰世

輔復大敗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爭城門而入門

填塞人人自阻遂緣城而上自濠外射之往往墮死

世輔乘夜脫走遂復宿州

四字依詳校本增

明日瓜爾佳清

臣張師忠追及世輔斬首四千餘赴水死者不可勝

計獲甲三萬餘他兵仗甚眾上以御服金線袍玉吐

鶻寶鐵佩刀使伊喇

原作移刺

就軍中賜之凡有功將士

明安穆昆並如陝西遷賞詔志甯曰卿雖年少前征

契丹戰功居最今復破大敵朕甚嘉之

金史本傳

及宋議

和不決移軍臨潢遂渡淮取盱眙濠濮和滁等州宋

人懼乃決意請和志甯還軍睢陽復賜御服玉佩刀

通犀御帶

金史本傳

大定五年三月

世宗紀

駐軍南京五月

召至京師拜平章政事賜玉束帶還軍諭以南服雖

定日月尚淺卿須一往規畫

宏簡錄

六年二月還京師

拜樞密使七年十一月八日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

東宮志甯奉觴上壽上悅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

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御前玉大杓

酌酒上手飲志甯卽以玉杓黃金五百兩賜之以第

十四女下嫁志甯子諸神努

原作諸神奴

八年十月進幣

宴百官於慶和殿皇女以婦禮謁見志甯夫婦坐而

受之歡飲終日夜久乃罷九年拜右丞相十一年代

宗敘北征既還遣使者迎勞賜以弓矢玉吐鶻入見
上慰勞良久是日封廣平郡王復遣使就第慰勞之
以玉帶賜志宵上曰此梁王宗弼所服者故以賜卿

郊祀覃恩進封金源郡王

金史本傳

十二年志宵有疾日

遣中使候問四月丙寅疾亟賜金丹三十粒已不能
言但稽首而已是日薨上輟朝臨奠行哭而入哀動

左右

宏簡錄

將葬上致祭見陳甲柩前復慟哭之賻銀

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疋葬事祠堂皆從官

給諡武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宮

金史本傳

志宵妻妬甚嘗

殺孕妾後諸子皆病亡世宗遣使諭其妻丞相有三

大功先朝舊臣自秦宋二王餘皆不及令養其孽子
當如親子二十二年上又問忠義志宵孰愈左丞相
襄奏曰忠義兵權精緻此其所長上曰不然志宵臨
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明昌

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宏簡錄

布薩

原作僕散

忠義本名烏哲

原作烏者

一作僕散權

繫年要錄

一

作大懷忠

中興禦侮錄

上京博勒和

原作拔盧古

河人宣獻皇

后姪世宗元妃僕散氏之兄也

世宗僕散氏五字依昭德皇后傳補入

高祖幹喇布

原作幹魯布

曾祖瑣都

原作班覲

祖呼蘭

原作胡蘭

父

博羅

原作背魯金史本傳

皆世襲穆昆博索

原作婆速

路統軍使

宏簡

錄

忠義魁偉長髯喜談兵年十六領本穆昆兵從宗

輔定陝西行間射中宋大將宋兵遂潰由是知名帥

府錄其功承制署爲穆昆宗弼再取河南表薦忠義

爲明安攻冀州先登攻大名府

史作大明依詳校本改

以本部

兵力戰破其軍十餘萬賞以奴婢馬牛金銀重綵從

宗弼渡淮攻廬壽等州宗弼稱之曰此子勇略過人

將帥之器也

金史本傳

厚賞之

錫默阿里傳

授安遠大將軍

傳作

安遠依詳校本改

世襲穆昆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在郡

不事田獵燕遊以職業爲務

依詳校本移上

公餘學女直字

及古算法閱月盡能通之郡中翕然稱治忽一夕陰

晦囚徒謀爲反獄倉卒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搥鼓鳴角囚徒以爲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及考郡民詣闕願留詔從之八年改同知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遷西北路招討使入爲兵部尙書布薩呼圖

原作僕散忽土

嘗與海陵篡立倚

勢陵傲同列忠義因會飲眾辱之海陵不悅出爲震武軍節度使火山賊李鐵槍乘暑來攻忠義單衣從一騎迎擊之射殺數人賊乃退改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召至京師謂之曰洮河地接吐蕃木波異時剽害良民州縣不能制汝宿將故以命汝賜條

服玉具佩刀閱再考徙平陽尹使宋還

三字依詳校本增入

再

徙濟南尹以本官爲漢南路行營副統制伐宋克通

化軍世宗立罷兵入朝京師拜尙書右丞

金史本傳

幹罕

原作窩幹

僭號兵久無功

宏簡錄

忠義請曰契丹小寇不時

殄滅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願效死力除之世宗

大悅

金史本傳

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封榮國公賜以

御府貂裘寶鐵吐鶻弓矢大刀具裝對馬及安山鐵

甲金牌詔凡將士有犯連職之外並以軍法從事有

功者依格遷賞復諭將士兵久駐邊盡費財用百姓

不得休息今宜同心戮力以底戡定無或馳慢忠義

至軍賊陣而西行引兵追之及於和托

原作花道

宗亨宗

敘分爲左右翼與賊夾河而陣眾尙八萬救至引去

過伊瑪

原作移馬

嶺追及於諾爾嶺

原作嶺

西陷泉時昏霧

四塞跬步莫覩仰天禱曰狂寇肆虐殺戮無辜天不

助惡當爲開霽祝已昏霧廓然及戰大敗之生擒其

弟僞六院司大王諾爾

原作

孛生口三十萬獲雜畜

十餘萬車帳金珍以鉅萬計遣使奏捷詔獎卿材能

素著果能大破賊眾朕甚嘉之今遣勞卿如朕親臨

賜卿御衣及果勒圖

原作骨睹

犀具佩刀通犀帶等就以

俘獲分散軍士賊平

宏簡錄

忠義朝京師拜尙書右丞

相改封沂國公以玉帶賜之

金史本傳

大定二年命居南

京總戎事節制諸將陞辭諭以宋若歸侵疆貢禮如

故則可罷兵既至簡閱士卒分屯要害戒諸將嚴守

備使副帥志霄移牒宋帥張浚如上所諭各守自來

畫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

如必欲抗衡請會兵相見

宏簡錄

宋復書曰

四字依詳校本改

疆場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

勿道謹遣官寮至麾下議之是時已復泗壽鄧州

金史

本傳宋人燒夷方城葉縣以來田野忠義命芻牧許汝

閒俟來歲取淮南

二十六字依詳校本改削

三年入奏事遂以丞

相兼都元帥

無何十一字
依詳校本削

慮夏久雨弓力易減宋或

乘時見攻豫選勁弓萬張於別庫及自汴赴闕議事

次濬州宋將李世輔果掩取靈壁虹縣遂陷宿州忠

義使發所貯勁弓

傳作使人還汴
依詳校本削

給志甯軍與宋人

戰遂大捷竟復宿州忠義還軍

傳無軍字依
詳校本增

以書責

宋宋洪遵盧仲賢遣使二輩持與志甯書及手狀歸

海泗唐鄧州所侵地約爲叔姪國

金史本傳
詳校本改削

依凡

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

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約令十一月二十以

前持誓書來

大金
國志

忠義馳奏請定書式世宗詔曰若

宋人歸疆歲幣如昔可免奉表稱臣許世爲姪國忠
義乃貽書宋人宋人他託未從而世宗意天下厭苦
兵革思與百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四年正月宋
使胡昉以右僕射湯思退書來宋稱姪國不肯加世
字忠義執昉留軍中答其書使使以聞詔曰行人何

罪遣胡昉還國邊事從宜措畫忠義移軍壓淮境遣

志甯率偏師渡淮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

金史本傳

宋將

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通

大金志

世宗

下詔進師圖克坦

原作徒單

復取楚州

金史本傳

宋人懼

此依詳校

本移八月宋遣宗正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

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半杞及疆國中以書

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亡人且求歲幣二

十萬杞以聞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

如其數

大金國志

於是宋周葵王之望書來

依詳校本改削一一

如約和議始定宋再遣試禮部尙書魏杞崇信軍承

宣使康濟

大金國志作潘

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王國書式

並國書副本宋世爲姪國酌歲幣爲二十萬兩正國

書仍書名再拜不稱大字

金史本傳

宋使至潁河口見忠

義志穹國書略曰修好齊盟出於初議中因曲見或

爲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

替舊樞仰衛社之大忠謹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

復異圖令與其介康濟同詣燕山國師亦罷

大金五國志

年正月入見

依詳校本改

其書曰姪宋皇帝齊謹再拜致

書於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魏杞還復書叔大

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於姪宋皇帝不

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罷兵詔天下以左副都

點檢完顏仲爲報問國信使太子詹事楊伯雄副之

金史本傳時官軍一十七萬三千有餘奏留一十一萬六

千二百屯戍上嫌其多可選馬一萬二千軍一萬五

千併舊軍通留六萬富強丁多者摘留貧難者放還

其一路全放者先發遣之賜忠義玉束帶詔先還京

入朝

宏簡錄

上勞之曰宋國請和偃兵息民皆卿力也

拜左丞相兼都元帥

金史本傳

上大定初事多權制詔

有司刪定語之曰凡已奏之事朕嘗再問卿等毋輒

懷懼朕於大臣務相信任但軍國事不敢輕易恐或

有誤也對曰陛下留神萬幾天下之福臣等豈敢竊

意但智力不及耳六年正月有疾遣太醫診視賜以

御藥中使撫問相繼於道二月丁亥薨

宏簡錄

上親臨

哭之慟輟朝莫祭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

百匹上將幸西京復臨奠焉命參知政事唐古

原作唐括

安禮護喪事凡葬祭從優厚官爲給之大宗正丞竟
充敕祭使中都轉運副使王震充敕葬使百官送葬
具一品儀物建大將旗鼓送至墳域謚武莊忠義動
由禮義謙以接下敬儒士與人極和易侃侃如也善
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爲宰輔知無不言自漢唐以
來外家多緣恩戚以至富貴又多不克其終未有兼
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十一年詔曰故左丞相
忠義族人及昭德皇后親族人材可用者左副點檢
烏庫哩原作烏古論元忠體察以聞二十一年上思忠義
功勒銘墓碑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

子揆別有傳

金史本傳

圖克坦喀齊喀

原作徒單合喜

上京速蘇海水人

金史本傳

世襲

明安佛甯

原作蒲捏

之子喀齊喀形貌魁偉膂力過人一

經聞見終身不忘

宏簡錄

天輔間從金源郡王羅索

原作

婁室爲章京

原作扎也

甚愛之天會六年以功爲穆昆尋領

羅索親管明安元帥府間其才命權左翼軍事皇統

二年爲隴州防禦使

金史本傳

嘗敗宋兵於高陵泰州鳳

翔及饒風關宋兵至眾以寡勝之

宏簡錄

遷平涼尹再

徙臨洮延安尹是時關陝以西初去兵革百姓失業

喀齊喀守之以靜民多還歸者天德二年爲元帥左

都監陝西統軍使貞元二年以本官兼河中尹正隆六年爲西蜀道兵馬都統世宗卽位手詔賜客齊略曰岐國失道殺其母后橫虐兄弟流毒兆庶朕惟太祖勦業之艱難勉膺大位卿之子弟皆自軍中來歸卿國家舊臣豈不知天道人事卿軍不多未宜深入當領軍屯境上陝右重地非卿無能措畫者俟兵革既定卽當召卿宜自勉之大定二年復爲陝西路統軍使未幾改元帥右都監表陳伐宋方略詔許以便宜從事轉左都監破宋兵於華州是時宋吳璘侵古鎮分據散關和尚原神義口玉女潭大壘嶺石壁寨

寶雞縣兵十餘萬陷河州鎮戎軍喀齊喀乞濟師詔

益河南兵萬人喀齊喀遣丹州刺史持嘉烏蘇塔克

原作赤蓋
胡速魯改

以兵四千守德順吳璘以二十萬人圍之

統軍都監舒穆魯迪里

原作石
抹迭勒

將萬人破宋兵於河

州還過德順駐兵平涼求益兵以解德順之圍喀齊

喀遣萬戶完顏實訥塔

原作習
泥烈

大良順賓州刺史延

扎們都

原作顏
蓋門都

各將本部兵合二萬人以順義軍節

度使烏雅富塔赫

原作烏延
蒲離黑

統之與迪里會吳璘聞

之使偏將將兵五千人來迎前鋒都爾蘇烏頁

原作
特里

失烏

也 奚王和尙擊敗之追至德順城南小溪邊璘自

將大軍蔽岡阜而去烏頁等馳擊之迪里富埒赫繼
至併力戰日已暮兩軍不相辨乃解已而璘報云宋
主遣使至兩國講和請各罷兵璘遂遁去富埒赫亦
引軍還自宋兵圍城至是凡四十餘日乃解

金史押
本傳

軍明安溫都富埒哈

原作溫敦
蒲里海

身先力戰其功爲多

依詳校本改
金史本傳

頃之璘復來犯陝西引軍十萬據險阻

剽掠郡邑復請益兵詔益以七千與舊號二萬遣慶

陽尹烏雅普霞努

原作烏延
蒲精努

延安尹高景山分領以

往彰化軍節度使璋通遠軍節度使烏雅沃里布

原作

烏延吾
里補

甯州刺史伊喇臯善努

原作移刺
高山奴

京兆少尹

宗室轟赫

原作泥河

恩州刺史完顏摩囉歡

原作謀良虎

皆備

軍前任使宋兵五萬圍華州押軍萬戶費摩蘇拉

原作

裴滿

按刺欲堅壁守之明安伊喇薩爾拉

原作移刺沙里刺

曰宋

兵雖多半是商號華州並南山居民不習戰鬪不如

擊之蘇拉乃引騎兵千人敗宋前鋒追至其大軍亦

敗斬首五千餘級宋戎寶雞至大蟲嶺兵皆遯去

宏簡

錄頃之璘聞持嘉烏蘇琦克等軍已去德順率兵號

二十萬復據德順陷鞏州臨洮府臨洮少尹赫舍哩

薩恰

原作騷洽

死之喀齊喀以璋權都統寶訥琦權副統

將兵二萬攻之

金史本傳

璘雖屢敗恃其眾不肯去仍分

其卒守秦州喀齊喀遣總管瓜爾佳扎拉與諸將議

破敵計

宏簡錄

璋等議曰我兵屢勝而敵兵不退者知

我軍少故也須都監親至方可破敵

扎拉傳

喀齊喀乃

領兵四萬駐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西抵石山頭分兵

守之當德順秦州之兩間斷其餉道璘乃引去守德

順張安撫亦棄城遯烏蘇埒克邀擊之所殺過半擒

將校十餘人遂復德順秦州守兵亦退高景山乃走

商號聶赫復取環州於是臨洮鞏秦河隴蘭會原洮

積石鎮戎德順商號環華等州府一十六盡覆之陝

西平詔書獎諭賜以玉帶將士各照等級遷資受賞

贈官賜錢有差

宏簡錄

五年置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

尹元帥府移治河中府統軍使璋朝辭上曰喀齊喀

年老以陝西軍事委卿鎮防利害可訪問之七年入

爲樞密副使改東京留守賜以衣帶佩刀詔曰卿年

老以此職優佚宜勉之九年入爲平章政事奏睿宗

收復陝西功數事上嘉納之藏之秘府封定國公十

一年薨

傳作十年
依本紀改

上方擊毬聞訃遂罷有司致祭備

禮以葬賻銀及重綵幣帛二十一年上念其功遷其

孫薩哈

原作
三合

武功將軍授世襲本明安海蘭烏克新

原作曷懶
若寫申

穆昆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金史
本傳

蘇舍哩良弼本名羅索

原作婁室

一作師顏

繫年要錄

輝發

原作

同怕川人也曾祖呼蘭

原作胡瀨

祖特伯烈

原作式不魯

父太宇

世襲佛甯

原作蒲遑

徙宜甯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

送京師

金史本傳

俾上京教授貢嚙教之

椿年傳

良弼與納

哈塔椿年皆童丕俱在選中

金史本傳

最號警悟

椿年傳

時

希尹爲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見之歎

曰吾輩學丞相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

舍求見拜於堂下希尹

原作古新

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

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

良弼應對無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爲國之令器

留之數日年十四爲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時人爲之語曰前有古新後有羅索其從學者皆成名年十七補尙書省令史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奧雖大文牒口占立成詞理皆到時學希尹之業者稱爲第一

除吏部主事天德初累官吏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借祕書少監爲宋主歲元使時納哈塔椿年爲參知政事薦良弼才出已右用是爲刑部尙書

椿年傳作右司員外郎

賜今名丁父憂以本官起復海陵嘗曰左丞相張浩練達事務而頗不實刑部尙書羅索言行端正無所

阿諂因謂椿年曰

金史本傳

吾試用羅索果如卿言惟賢

知賢

椿年傳

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嫉勝已者卿舉勝

已者賢於人遠矣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良

弼音吐清亮海陵詔諭臣下必使傳旨聞者莫不聳

動以故常被召問不踰年拜參知政事進尙書右丞

賜佩刀入宮轉左丞海陵伐宋良弼諫不聽以爲右

領軍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詔與監軍圖克坦原作貞

撫定上京遼右

金史本傳

世宗卽位乃還就以爲南京留

守兼開封尹再兼河南都統召拜尙書右丞

宏簡錄世

宗謂曰卿嘗諫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致廢隕當時

懷祿偷安之人朕皆黜之矣今復用卿凡於國家之

事當盡言無復顧忌也良弼頓首謝

金史幹罕原作本傳窩幹

敗詔佩金牌往北京招撫奚契丹還拜尙書右丞上言臣考按得祖宗已來未錄功賞者凡三十二人宜差第封賞詔凡五品已上聞奏六品以下及無官者尙書省約量遷除於是功勞畢賞進拜平章政事封崇國公詔分山東兩路明安穆昆與百姓雜居者隨宜易置務使異聚有民田互相犬牙者皆對易以官田自是無復爭訴

宏簡錄

大定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生

日上置酒於東宮良弼志宵同賜酒上曰邊境無事

中外晏然將相之力也

金史本傳

進拜右丞相監修國史

上謂海陵時記注皆不完人君善惡戒勸所庸若或
遺逸後世何觀其令史官旁求書之又曰五從以上
宗室才有可用具名聞奏其猥冗不足莅官者聞奏
罷去宏簡錄左丞完顏守道奏近都兩明安父子兄弟

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自贍日益困乏上以問
宰臣良弼對曰如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與士
民相換易雖暫擾然經久甚便右丞石琚曰百姓各
安其業不若依舊便上竟從良弼議太宗實錄成賜
金帶重綵金史本傳世宗與侍臣論古今爲臣孰賢不肖
因諭宰相卿等毋違道以自陷毋曲從以誤朕惟忠

惟孝匡救輔益期致太平

宏簡錄

良弼對曰臣得過蒙

嘉惠雖薄敢不盡心聖諭諄諄臣等不勝萬幸良

弼請於權場市馬毋拘牝牡今官馬甚少一旦邊境

有警免調於民

四字依宏簡錄

上從之

金史本傳

八年選女直人

爲侍衛親軍上聞其中多不閑弓矢詔良弼與平章

思敬督使諸人習射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暉上言

刺史縣令多不得人吏部格法止敘年勞雖有材能

拘滯下位乞密加訪察然後廉問上是其言語以卿

等注意選擇對曰女直契丹人須是曾習漢人文字

然後可方今多爲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

以難也上日所以密加體察正謂此也

去簡錄

進拜左

丞相監修國史如故良弼爲相既久練達朝政上所

詢訪盡誠開奏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議政多稱上意

以母憂去起復舊職

金史本傳

時每旦暮日色皆赤問何

應驗對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

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

未幾夏國任得敬挾其主李仁孝分國之半來奏羣

臣多言此外國事從之可也良弼獨謂恐非仁孝本

心不可從與上意合既而其國果誅得敬上表來謝

參知政事宗敘請置沿邊壕塹良弼言敵國果來此

豈可禦徒勞民爾遂止上疑高麗國王覲表讓國於

其弟皓以問良弼對曰此弒而篡何名爲讓宏簡錄其

後趙位寵求以四十州來附果言王皓弒其兄覲如

良弼策

金史本傳

時罷採訪官上語宰臣官吏善惡何由

知之對以臣等當爲陛下察訪上曰果然但勿使名

實混淆耳

宏簡錄

以進睿宗實錄賜通犀帶重綵是年

有事南郊良弼爲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嘗講行是

禮歷代典故又多不同良弼討論損益多合其宜人

服其能上與良弼守道論明安穆昆官多年幼不習

教訓無長幼之禮曩時鄉里老者輒教導之今或謂

事不在己而不問或非其職而人不從可依漢制置鄉老選廉潔正直可爲師範者使教導之良弼奏曰聖慮及此億兆之福也他日上問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爲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爲也大定十四年歲在甲午大興尹璋爲賀宋正旦使宋人就館奪其國書金史本傳璋還詔以刑部尙書梁肅爲宋國詳問使梁肅傳時眾議紛紛謂凡千年必用兵上以問良弼對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遼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

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既而梁肅至宋宋主起立授國書如舊儀梁肅既還世宗大喜欲以肅爲執政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還卽爲之宋人自此輕我矣

梁肅傳

上乃止未幾宋主遣工部尙書張子

顏知閤門事劉密來祈請其書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統荷上國照臨之惠尋盟遂閱於十年修兩朝聘問之勤繼好靡忘於一日惟是書函之受當新賓接之儀嘗空臆以屢陳飭行人而再請仰祈眷顧俯賜矜從上與大臣議良弼奏曰宋國免稱臣爲姪免奉表爲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

必不可從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參知政事伊喇

原作利喇

道與良弼議合左丞石琚右丞唐古

原作唐迺

安禮以爲

不從所請必至於用兵上謂琚等曰卿等所言非也

所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從良弼議答其書

略曰弗循定分之常復有授書之請謂承大統愈見

自尊奈何以若所爲尙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靡得

而更授受禮儀終不可改上問宰臣嘗詔內外官舉

賢未聞有舉者何也良弼曰前詔朝官六品以上外

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蓋申明前詔從之上欲徒幹

罕逆黨分散置之遼東良弼奏此輩已經赦宥徒之

恐生怨望上曰此目前利害朕爲子孫後世慮耳良
弼曰非臣等所及也於是以嘗預亂者徙置上京濟
州等路

入字依詳
校本改正

上問宰相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

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饑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
何也對曰古者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
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
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
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十七年以疾辭
相位不許告滿百日詔賜告遣太醫診視屢使中使
問疾良弼在告旣久省多滯事上以問宰相參政張

汝弼對曰無之上曰豈曰無之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當具以聞十八年表乞致仕歸田里上遣使慰諭之曰卿比以疾在告朕甚憂之今聞卿將往西京養疾彼中風土非老疾所宜京師中倦於人事若就近都佳郡居處待疾少間速令朕知之良弼奏曰臣遭遇聖明濫膺大任夙夜憂懼以至成疾比蒙聖恩數遣使存問賜以醫藥臣之苟活至今皆陛下之賜也臣豈敢望到鄉里便可愈疾臣去鄉歲久親識多已亡沒惟老臣獨在鄉土之戀誠不能忘臣竊惟自來人臣受人主無逾臣者臣雖粉骨碎身無以圖報

若使一遣鄉社得見親舊則死無恨矣上問宰相曰

丞相良弼必欲歸鄉里朕以世襲明安封其子符寶

哈達

原作曷達

俾之待行何如右丞相完顏守道曰不若

以明安授良弼使其子攝事上從之於是授和掄松

科

原作胡論宋葛

明安給丞相俸僚良弼乃致仕歸上謂宰

相曰卿等非不盡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

也其後尙書省奏差除上曰丞相良弼擬注差除未

嘗苟與不當得者薦舉往往得人鈕祐祿

原作粘合額特

埒

原作訛特刺

伊喇

原作利刺

慥費摩

原作裴滿

餘慶皆其所舉至

於私門請託絕然無之

金史本傳

其見知如此

庫傳

是歲

薨年六十上悼惜之遣太府監伊喇慥同知西京留
守王佐爲教葬祭奠使賻白金綵幣加等喪葬皆從
官給追封金源郡王命翰林待制伊喇履勒銘墓碑
謚誠敏良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言論器識出人意
表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盡心於國謀慮深
遠薦舉人材常若不及居家清儉親舊貧乏者周給
之與人交久而逾敬居位幾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
號賢相焉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金史本傳

完顏守道本名實訥

原作習泥烈

以祖古新功擢應奉

翰林文字皇統九年同知盧龍軍節度使事歷獻祁

賓薊四州刺史世宗幸中都過薊父老遮道請留再

任平章政事伊喇

原作利刺

元宜舉以自代於是遷昭毅

大將軍授左諫議大夫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

道諫曰陛下初卽位天下略定邊警未息方大有爲

之時恐晏非其材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祿俾勿事

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錄扈從將士之勞欲行賞

賚而帑藏空竭議貸民以與之守道曰人罹虐政方

喜更生今仁恩未及而徵歛遽出如羣望何甯出宮

中所有無出於民遂從其言契丹叛遼東明安穆昆

在其境者或附從之朝議欲徙之內地守道極諫其

不可右副元帥

音 原作

謀行將兵討賊

金史本傳

以貪鹵掠

默音

久無功

志衛傳

守道力言於朝詔遣布薩

原作

忠

義赫舍哩

原作 石烈

志甯往代之

金史本傳

受任責成

志甯忠義

贊傳

東方已平大定二年宮中十六位火方事完葺時

已入夏頗妨民力守道諫而罷未幾改太子詹事兼

右諫議大夫馳驛規畫山東兩路軍糧及振民饑守

道籍大姓戶口限以歲儲使盡輸其贏入官復給其

直是以軍民皆足拜參知政事兼太子少保守道懇

辭世宗諭之曰乃祖勳在王室朕以悉卿忠謹以是

擢用無爲多讓時契丹餘黨未附者尙眾北京臨潢

秦州民不安詔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給羣牧馬千

匹以備軍用遂招致契丹呼敦紐赫

原作骨迭羅合

等內附

民以甯息進尙書左丞兼太子少保嘗從獵近郊有

虎傷獵夫帝欲親射之叩馬極諫而止俄拜平章政

事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陳請免接書事

免字依詳校本改

守

道等以爲不可許卒從之既而兼右丞相監修國史

復遷左丞相授世襲穆昆二十年修熙宗實錄成帝

因謂曰卿祖古新行事有未當者尙不爲隱見卿直

筆也尋請避賢路帝不許進拜太尉尙書令授左丞

相論之曰丞相之位不可虛曠須用老成人故復以

卿處之卿宜悉此未幾復乞致仕帝曰以卿先朝勳
臣之後特委以三公重任自秉政以來效竭忠勤朕
甚嘉之今引年求退甚得宰相體然未得代卿者是
以難從汝勉之哉二十五年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
廩奪官一階尋改兼太子太師特錄其子珪襲穆昆
充符寶祇候章宗爲原王詔習騎鞠守道諫曰哀制
中未可帝曰此習武備耳自爲之則不可從朕之命
庸何傷乎然亦不可數也二十六年懇求致仕優詔
許之特賜宴於春和史作慶春依
詳校本改殿帝手飲以卮酒
錫與甚厚以其子珪侍行又賜次子璋進士第明昌

四年卒年七十四上聞之震悼遣其弟點檢司判官

富德致祭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疋太常議

諡曰簡憲上改曰簡靖蓋重其能全始終云

金史本傳

唐古安禮本名烏楞古

原作幹魯古

字子敬

金史本傳

又字仲

和

和曲錄上京刷

原作率

河人

唐古德溫

金主亮之妹婿也

部曲錄

好學通經史

本傳

極能文

部曲錄

工詞章知爲政大

體

金史本傳復知兵

部曲錄

貞元中入爲翰林侍讀學士改

涪州防禦使彰化軍節度使大定初遷益都尹召爲

大興尹

金史本傳

時年尙少有治才禁止京師訛言祛府

中姦吏宿弊不爲因仍

宏簡錄

迎午休吏燕雀語堂下

人不知有官府

玉堂佳話

察廉入第一等進階榮祿大夫

拜參知政事

此攸詳核本移上

屢奏獄空詔賜宴勞之

宏簡錄

初安禮娶金主之妹妹死欲妻以女辭以不宜娶妻

姪強之不可金主怒以抗敕坐之

北行日錄

龍橫海軍節

度使歷河南尹南京留守以喪去數年不召石琚薦

其忠直起復尙書右丞上憫南路女直戶頗貧乏漢

戶租佃田土所得無幾費用不給詔凡成丁者簽入

軍籍月給錢米於山東路沿邊安置令宰臣議安禮

奏曰明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

卽日簽軍恐妨農作

宏簡錄

上責安禮曰朕謂卿有知

識每事專做漢人若無事之際可務農作度宋人之
意且起爭端國家有事農作奚暇卿習漢字讀詩書
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
人拜是耶非耶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
實則二朕卽位東京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

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
業不墜傳及萬世女直人物力不困卿等悉之因以

有益貧窮明安人數事詔左司郎中鈕祐祿

原作粘合額

特塔

原作訛
特刺

使書之百官集議尙書省

金史本傳

十七年

詔遣完顏托克崇

原作速

行邊從行契丹雅耐

原作押刺

四人自邊亡歸達實

原作大石

上問之曰達實在夏國西

北昔幹罕

原作高幹

爲亂契丹等響應朕釋其罪俾復舊

業遣使安輯之反側之心何猶未已若達實使人間

誘必生邊患乃遣同簽樞密院事赫舍哩額頁

原作紇石

列與也

吏部郎中費摩

原作裴滿

餘慶翰林院修撰伊喇

原作

刺傑徙西北路契丹人嘗預幹罕亂者上京濟州等

路安置以兵部郎中伊喇子元爲西北路招討都監

與額頁同催發

宏簡錄

詔子元曰卿可諭徙上京濟州

契丹人彼地土肥饒可以生殖

金史本傳

俾與女直人雜

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亦汝等久安之計也仍遣明

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所經道路勿令與羣牧相近

脫或有變卽便討滅俟其過嶺卽遣鎮去簡錄上已

遣額貞子元等謂宰臣曰海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

終爲叛亂羣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音原作賽一昭武大

將軍珠勒呼原作木魯古金吾衛上將軍布敦原作蒲都皆被

害賽音等皆功臣之後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彼

之野心亦足見也安禮對曰聖主溥愛天下子育萬

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有分別但善善惡惡所以

爲治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哉他日上

又曰薦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宰相無所

舉何也安禮對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多有
陛下必欲得人當廣取士之路區別器使之斯得人
矣上曰除授格法不偷奉職皆閎子孫朕所知識
有資考出身月日親軍不以門第收補無廕者不至
武義不得出職但以女直人有超遷官資故出職反
在奉職上天下一家何爲若此四字依宏簡錄對曰祖宗以
來立此格恐難輒改轉左丞與右丞富察原作通同
日拜上謂之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過六十必倦於
政事宜及朕之康強凡女直明安穆昆當修舉者改
定法令宗族中鮮有及朕之壽者朕頗習女直舊風

子孫豈能知之况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上又曰大理寺事多留滯宰執不督責之何也

金史本傳

對以案牘

疑難者舊例給限上曰舊例有是有非今不究其事胡可輒給以限久之又語宰臣御史臺官亦與親知往來否皆曰往來殊少上曰臺官當盡絕人事諫官記法官與聞議論亦不可與人游從對曰親知之間恐不可盡絕上曰職任如是何恤人言俄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授世襲穆昆

宏簡錄

上諭安禮前代史書

詳備今祖宗實錄太簡略對曰前代史皆成書有帝

紀列傳他日修史時亦有帝紀列傳其詳自見於列

傳也安禮嘗議科目言於上曰臣觀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爲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文理俱優者爲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曰卿等議之上謂宰臣曰賞有功不可緩緩賞無以勸善對曰古所謂賞不踰時者正謂此也二十一年拜右丞相進封申國公固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夙夜憂懼惟恐得罪上負陛下下負百姓臣實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擇賢於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與左丞相錫馨原作習顯無異且練習政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毋多讓安禮頓首謝是歲堯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

廷

金史本傳

完顏薩哈

原作撒改

上京納爾琿

原作魯梅

河人也其先居

於烏楞古

原作元爭窟

河身長多力善用槍王師南征嘗

宗爲右副元帥置之麾下佩以軍牌使督軍事天德

元年授本班祇候郎君詳袞其後從軍泰州路軍帥

以薩哈爲萬戶領尼楚赫

原作銀木可

等明安戍北邊數

有戰功二年正月海陵庶人遣使夏國諭以卽位事

因令俟彼之意旣還稱旨爲尙書兵部郎中改同知

會甯尹遷塔刺部族節度使改額勒本

原作歐里本

羣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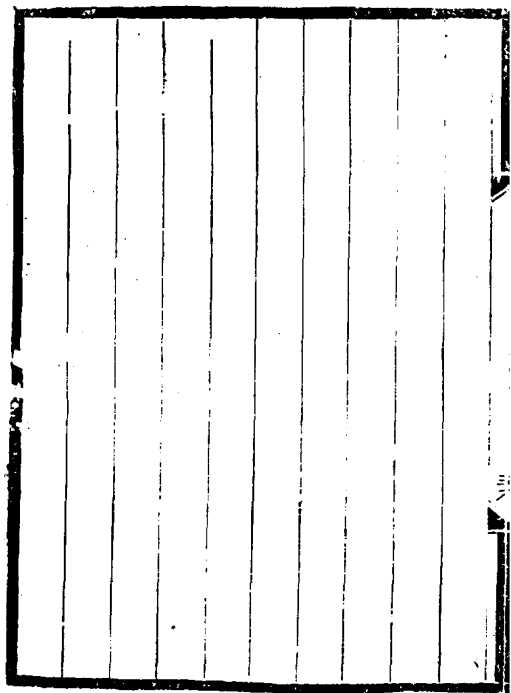
使爲海蘭

原作孩懶

路都總管海陵代宋授衛州防禦使

爲武震軍都總管世宗卽位遣使召薩哈旣至除昌
武軍節度使已而爲山東路元帥副都統改安化軍
節度使兼副都統如故四年徙鎮安武仍兼副都統
領山東大名東平三路軍八萬餘渡淮會大軍伐宋
進至楚州宋遣使奉歲幣還邳州卒

金史本傳



吉林通志卷八十四

人物志十三 金十二

完顏鄂博庫

溫特赫伊蘇瑪勒

富珠哩伊隣罕

布薩揆

宗浩

瓜爾佳清臣

完顏薩布

持嘉烏新

完顏仲德

完顏鄂博庫

原作兀不喝

會甯府海古勒

原作海姑

察人年十

三充女直字學生補上京女直史再習小字兼通契

丹文字充尙書省令史天德初除吏部主事鞠問扎

蘭

原作
押懶

路詐襲穆昆事人稱其能擢右拾遺海陵謂

之曰朕始聞汝名試以吏部主事今計其實優於所

聞遠矣累遷右司郎中從海陵伐宋至淮南聞世宗

卽位於遼陽鄂博庫入白其事海陵沈思良久曰卿

等始聞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於外

大定二年秩滿當代世宗喜其善敷奏特詔再任謂

宰臣曰鄂博庫爲人公忠後來有如斯人者卿等宜

薦之其見知如此

金史

本傳

幹罕

原作

窩幹

已平詔罷契丹明

安穆昆其元管戶口皆隸女直遣往區處分置人戶

贍貧乏其未嘗爲亂與來降者仍舊若未經罷去明

安穆昆合承襲者仍許承襲兼括買契丹馬匹尋改
同知大興尹遷橫海軍節度使初到官獻囚能得其
情人以爲不冤五年卒於官

宏簡錄

溫特赫伊蘇瑪勒

原作溫迪罕移室邁

率賓

原作速濱屯

茂赫辰

原作

憑歡

人徙上京和掄舍哩

原作論矢懶

兄卓諾

原作木輦

國初

有功授世襲穆昆伊蘇瑪勒性忠正強毅善射有膂

力皇統初襲兄穆昆積戰功爲洮州刺史謂人曰穆

昆兄職也兄子烏楞古

原作翰魯古

今已長矣遂以穆昆

讓兄子宗弼聞之曰能讓世襲可謂難矣除貴德州

刺史改伊勒敦兀詳袞烏庫哩

原作烏古論

部族節度使

改昌德軍正隆四年大徵兵南伐泰州明安定遠阿

巴

原作阿補

以所部叛還與七穆昆兵執之勒其眾以付

大軍

金史本傳

契丹反率數千人殺賊萬餘於雅哈

原作伊改

河以功遷臨潢尹

宏簡錄

世宗卽位賜手詔曰南征諸

將士及卿子姪安遠烏楞古蘇布特

原作斜普

兄弟具甲

仗悉來推戴朕勉卽大位卿累世有功耆舊之臣緣

邊事未甯臨潢劇任姑仍舊職聞樞密副使白彥敬

原作約茶

南京留守赫舍哩

原作石烈

志甯來討契丹今已

遣人往招之其家皆在南京恐或遞去兼起異謀若

至則已若不至卿當以計執而獻之兩次遣人招誘

招討都監老和尚去人不知彼之所在久而不還兼
老和尚不知朕已卽位卿可使人諭以朕意如來降
悉令復舊邊關之事可設耳目是時幹罕原作窩幹已反
領兵數萬來攻臨潢諸路軍未至幹罕勢益大伊蘇
瑪勒領城中軍士六百人邀擊幹罕數接戰勦殺甚
眾所乘馬中流矢而仆爲賊所執使招城中人曰生
死在頃刻能使城中出降官爵如故不然殺汝矣伊
蘇瑪勒罵賊曰我受國家爵祿肯從汝叛賊乎賊執
之至城下迫脅之使招城中其妻子官屬將士登城
臨望伊蘇瑪勒厲聲曰我恨軍少不能滅賊人生會

有一死耳汝輩慎勿降賊一旦開門納賊城中百姓

皆被殺掠毋以我故敗國家事賊無能爲賊怒殺之

城中人皆爲之感激推官麻珪益繕完城郭右監軍

實圖美

原作神土適

輔國上將軍阿索美

原作阿思適

乘城固

守賊不克攻遂引眾東行

金史本傳

大定之初幹罕橫噬

有弗戢之畏焉

志甯傳贊

伊蘇瑪勒死得其所

忠義傳序

固所

謂賢也

志甯傳贊

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

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戍邊圍之

臣不可以不論焉

本傳贊

富珠哩阿隣罕

原作亭木魯阿魯罕

隆州伯爾克

原作瑟葛

山人

年八歲選習契丹字再選習女直字既壯爲黃龍府路萬戶令史貞元二年試外路胥吏三百人補隨朝

阿隣罕在第一補宗正府令史累擢尙書省令史布

薩忠義討幹罕

原作窩幹

辟置幕府掌邊關文字甚見信

任賊平阿隣罕招集散亡復業者萬人

金史本傳

大定二

年

忠義傳

復從忠義伐宋屢入奏事論列可否上謂宰

相曰阿隣罕所言可行者卽行之宋人請和忠義使

阿隣罕往和議定復入奏賜銀百兩重絹十端忠義

薦阿隣罕有才幹可任尙書省都事詔以爲大理司

直未幾授尙書省都事除同知順天軍節度使赫舍

哩原作粒
石烈

志甯北巡阿隣罕攝左右司郎中還朝再

遷侍御史上問赫舍哩良弼曰阿隣罕何如人也對

曰有幹才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數日遷勸農副使

兼同修國史侍御史如故改右司郎中奏請徙河南

戍軍屯營城中者於十里外從之遷吏部侍郎除山

東路統軍都監徙置河南八明安遷武勝節度使金史

本傳二十二年十一月充賀宋正旦使交聘表入爲吏部

尙書改西南路招討使有司督本路明安人戶所貸

官粟阿隣罕乞俟豐年從之軍人以甲葉貿易諸物

天德樵場及界外歲采銅礦或因私挾兵鐵與之市

易皆一禁絕之上番軍不許用親戚奴婢及傭僱者
營塹損圯以時葺治不與所部明安穆昆會宴故兵
民皆畏愛之上謂太尉守道曰阿隣罕及上京留守
完顏烏哩雅原作幹里也皆起身胥吏阿隣罕爲人沈厚

其賢過之改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金史本傳二十八

年四月

世宗紀

召爲參知政事

金史本傳

吏員入相止此一

人

八字依詳校本增

異數也

宗室助傳

先是陝西軍籍有闕舊例

用子弟補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隣罕於旗鼓手內選
補軍人以春牧馬經夏不收飼瘠弱多死阿隣罕命
以時收秣之春秋督閱軍士騎射以嚴武備終南採

濛者節其期限檢其出入以防奸細上謂宰相曰阿
隣罕所至稱治陝西政蹟尤著用之雖遲亦可得數
年力也命條上天德陝西行事上稱善以疾乞致仕

除北京留守卒

金史本傳

布薩

原作僕散

撰本名臨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

帥沂國武莊公忠義之子也少以世胄選爲近侍奉

御大定十五年尙韓國

傳有大長字依詳校本削

公主搯器物局

副使特授臨潢府路哈沙河

原作赫沙河

世襲明安厯近

侍局副使尙衣局使拱衛直副都指揮使爲殿前左

衛將軍

金史本傳

坐與外人竊議罷歸田里

宏簡錄

尋起爲

澤州刺史改蠡州入爲兵部侍郎大理卿刑部尙書
章宗卽位出爲泰定軍節度使改知臨洮府事以政
蹟聞升河南路統軍使陝西提刑司事揆剛直明斷
獄無冤滯禁戢家人百姓莫識其面積石洮二州舊
寇皆遁商旅得通於是進官一階仍詔褒諭金史明
本傳
昌四年坐嘗稱鄭王永蹈免死除名宏簡
錄未幾復五
品階起爲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以戰功遷西北路
副招討進官七階賜金馬孟一銀二百兩重綵一十
端復以戰功升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賜
金五十兩重綵一十端復出禦邊轉戰出塞七百里

至齊呼勒圖

原作赤胡覩

地而還優詔褒諭遷一官仍許

其子安貞尙刑國長公主且許揆入謝禮成歸鎮會

韓國公主薨揆來赴上諭之曰北邊之事非卿不能

辦乃賜戰馬二卽日遣還揆沿徼築壘穿塹連互九

百里營柵相望烽候相應人得恣田牧北邊遂甯復

以手詔褒諭且欲大用

金史本傳

承安四年二月

章宗紀

以

知興中府事赫舍哩

原作紇石烈

子仁代之敕盡以方略

授子仁旣入拜參知政事

金史本傳

四月請罷諸路提點

刑獄從之五月庚戌上諭宰臣曰諸路旱或關執政

今惟大興宛平兩縣不雨得非其守令之過與揆上

表待罪上令還職

章宗紀

改授中都路額特赫格們

原

胡土愛格鸞

世襲明安進拜尙書右丞尋出經略邊事遣

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泰和五年宋人渝盟以換爲
宣撫河南軍民使上諭之曰朕卽位以來任宰相未
有如卿之久者若非君臣道合一體同心何以及此
先丞相亦嘗總師南邊效力先朝今復委卿諒無過
舉朕非好大喜功務要寧靜內外宋人屈服無復可
議若不知改可整兵渡淮埽蕩江左以繼爾先公之
功卽以尙廐名馬玉束帶內府重綵及御藥賜之授
至汴蒐練軍士軍聲大振會天壽節特遣其子安貞

賜宴且命持白玉杯以飲揆及上秋獵以

史作所依
詳校本改

親獲鹿尾舌爲賜

金史本傳

時宋殿帥郭倪濠州守將田

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爲間河南帥臣亦屢縱謀往

往利俊邁之賂反爲遊說皆言宋之增戍本虞他盜

及聞行臺之建亦畏讐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襄

糧糶窮蹙餓疫死者十二三由是中外信之宣撫司

以宋三省樞密院及盱眙軍謀來上又皆鑄點邊臣

爲辭揆因請罷司從之又奏罷臨洮德順秦鞏新置

弓箭手

章宗紀

召揆還六年春宋人復數路來侵取泗

州取靈壁圍壽春命揆爲左

史作右依
詳校本改

副元帥以討

之揆至軍前集議將發告以朝廷弔伐之意分遣將士禦敵復取陰淮鞠縣而符離壽春之圍亦解去敵屢敗屢悉遁出境上卽遣提點近侍局烏庫哩

原作烏古

諭慶壽持手詔勞問征討事宜仍賜玉具劍一玉荷

連盞一金器一百兩重絲一十端尋復以詔褒諭賜玉鞍勒馬二及玉具佩刀內府重絲御藥以旌其功宋人旣敗退上欲進討乃詔拱赴闕形以師期宴於慶和殿親諭之曰朕以趙擴背盟侵我疆場命卿措置曾未期月諸處累報大捷振我國威挫彼賊鋒皆卿之力朕不能忘是日寵錫甚厚特收其次子甯壽

爲奉御乃密授以成算俾遣軍十月

傳作十一月
依詳校本改

撥

總大軍南伐分兵爲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穎

壽至淮宋人旅拒於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

灘可涉卽遣鄂屯驥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帥何汝

礪姚公佐悉銳師屯花廳以備揆乃遣右翼都統完

顏薩布

原作
賽不

先鋒都統納喇

原作
納蘭

邦烈潛渡八疊南

岸揆揮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

蹂踐死於水者不可勝計進奪潁口下安豐軍遂攻

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上遣使諭之曰前得卿奏

先鋒已奪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以萬計

近又西帥奏捷棗陽光化既爲我有樊城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闔城歸順山東之眾久圍楚州隴右之師剋期出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昔嘗盡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渡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旣爲我有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遣所俘掠一如所諭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僅得餘息偷生豈敢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徠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

要害雖未係趙擴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見時已嘗議定今復諄諄者欲決卿成功爾機會難遇卿其勉之既而宋帥邱密果奉書乞和揆以前五事諭而遣之復進軍圍和州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揆偵知之卽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舉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焉於是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復遣統軍赫舍哩子仁往攻之分軍涉淺潛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其帥劉廷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皆宋驍將也遂

下真州宋復遣陳璧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徒欲縲
師卻之宋人既喪敗不獲請成乃決巨勝成公雷塘
渚積水以爲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去揆以方
春地溼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
蔡遇疾詔遣宣徽使李仁惠及其子甯壽引太醫診
視仍遣中使撫問泰和七年薨訃聞上哀悼之輟朝
遣使迎喪殯於都城之北百官會弔車駕臨奠哭之
賻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五十端絹五百疋其葬祭物
皆從官給諡曰武肅揆體剛內和與物無忤臨民有
惠政其爲將也軍門鎮靜賞罰必行初渡淮卽命撤

去浮梁所至皆因糧於敵無餽運之勞未嘗輕用士卒而與之同甘苦人亦樂爲之用故南征北伐爲一

代名將云

金史本傳子安貞宵壽

安貞本名阿海尙邢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襲父明安歷官山東路安撫使以戰功遷徐州行樞密副使事貞祐四年尙書省奏其謀叛宣宗疑不實語平章英王守純覆案之質成其誣并其二子殺之以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嘗言三世爲將道家所

忌至是果應

宏簡錄安貞傳

宗浩字師孟本名老

宏簡錄作老漢

昭祖四世孫太保兼都

元帥漢國公昂之子也貞元中爲海陵入殿實達爾

原作小世宗卽位遼陽昂遣宗浩馳賀世宗見之喜命

充符寶祇候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宗

浩領萬戶從行仍授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丁

父憂起復承襲伊綿烏爾袞

原作因閔
韓魯潭

明安授河南

府判官以母喪解服闋授同知陝州防禦使事察廉

能第一等進官一階升同知彰化軍節度使事累遷

同籤樞密院事改哈斯罕

原作烏
蘇館

節度使世宗謂宰

臣曰宗浩有才幹可及者無幾二十三年徵爲大理

卿踰年授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陸辭世宗

論之曰卿年尙少以卿近屬有治迹故以此授卿宜
體朕意因賜金帶遣之

金史本傳

二十六年爲宋生日使

遣授刑部尙書俄拜參知政事章宗卽位出爲北京
留守轉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有警命佩金虎符發
上京等路軍萬人駐泰州便宜從事時以糧儲未備

且度敵未敢動遂分其軍就食隆肇間是冬果無警

宏簡錄

北部光嘉喇

原作廣吉刺

者尤桀鶩屢脅諸部入塞

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準布

原作阻撲

亦叛內族

襄行省事於北京詔議其事襄謂若攻破光嘉喇則
準布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

堂堂之勢不能殫滅小部願欲藉彼爲捍乎臣請先
破光嘉喇然後提兵北滅準布章再上從之詔諭宗

浩曰將征北部固卿之誠更宜加意毋致後悔宗浩

覘知哈達濟

原作合底析

與博斯和

原作婆速火

等相結光嘉

喇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掣肘仇敵則理必
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薩原作撒領軍二百爲先鋒

戒之曰光嘉喇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哈達濟仍覘餘

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當進與汝擊破之必矣哈達

濟者與占楚瑄

原作山只昆

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

羈屬往來準布光嘉喇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也

薩入敵境光嘉喇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

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薩會於伊瑪

原作伊米

河共擊敵而遣人誤入博斯和部由是東軍失期宗

浩前軍至特爾格

原作忒里葛

山遇占楚琿所統舒嚕歡

塔

原作石魯渾灘

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

甚眾進至和碩

原作呼歇

水敵勢大蹙於是哈達濟部長

布古台

原作白古帶

占楚琿部長呼巴拉

原作胡必刺

及博斯

和所遣和和

原作和火

者皆乞降宗浩承認論而釋之呼

巴拉言所部必里克圖

原作必列土

近在伊瑪河不肯偕

降乞討之乃移軍趨伊瑪與必里克圖遇擊之斬首

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

哈達濟等恐大軍至西渡伊瑪棄輜重遁去薩與光

嘉喇部長塔里璉

原作忒里虎

追躡及之幹里雅布

原作窰里

不水縱擊大破之博斯和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

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博斯和乞內

屬并請置吏上優詔褒諭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六

千置牧以處之明年宴賜東北部尋拜樞密使封榮

國公初朝廷置東北路招討司於泰州去境三百里

每敵入比出兵追襲敵已遁去至是奏徙之金山以

據要害設副招討二員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會

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贖官田多爲民所
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餘萬
頃還坐以倡女自隨爲憲司所糾出知真定府事徙
西京留守復爲樞密使進拜尙書右丞相超授崇進
時懲北邊不甯議築壕壘以備守成廷臣多異同平
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
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褒賚甚厚薩里原作撒里
部長圖古勒原作隨括里入塞宗浩以兵追躡與布薩揆
軍合擊之殺獲甚眾敵遁去徵還入見優詔獎諭躡
遷儀同三司金史本傳賜玉束金器重幣宏簡錄進拜左丞

相宋人畔盟王師南伐會平章政事換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宗浩馳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巡師而還宋人大懼乃命知樞密院張巖以書乞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卻之仍諭以稱臣割地縛送元謀姦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齎其主趙擴誓書來且言擴併發三使將賀天壽節及通謝仍報其祖母謝氏殂致書於都元帥宗浩曰方信孺遠貽報鞠及所承鈞旨仰見以生靈休息爲重曲示包容矜軫之意聞命踴躍私竊自喜卽具奏聞備述大金皇帝天覆地載之仁與都元帥海涵春育之德旋奉上旨亟

遣信使通謝宸庭仍先令信孺再詣行省以請定議
區區之愚竊恃高明必蒙洞照重布本末幸垂聽焉
兵端之開雖本朝失於輕信然痛罪姦臣之蔽欺亦
不爲不早自去歲五月編竄鄧友龍六月又誅蘇師
旦等是時大國尙未嘗一出兵也本朝卽捐已得之
泗州諸軍屯於境外者盡令撤戍而南悔艾之誠於
茲可見惟是名分之論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無佳
兵之意况關係至重又豈臣子所敢言江州之地恃
爲屏蔽倘如來論何以爲國大朝所當念察至於首
事人鄧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可逃若使執縛以送

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於臣下所有歲幣前書已增
大定所減之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爲重輕特欲藉
手以見謝過之實倘上國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
深計矧惟兵興以來連歲割殘賦入屢竭若又重取
於民是基元元無窮之困竊計大朝亦有所不忍也
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幾以此易彼其歸投
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旣
無所用豈以去來爲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朝名族貴
將甫來者洎和議之定亦嘗約各不取索况茲瑣瑣
誠何足云倘大朝必欲追求尙容拘刷至如泗州驅

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捐棄前過闊略他事玉帛交馳敬好如初海內宵謐長無軍兵之事功烈昭宣德澤洋溢鼎彝所紀方冊所載垂之萬世豈有既乎重惟大金皇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兼之本國多故又言合遣人使接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卽底於成感戴恩德永永無極誓書副本慮往復遷延就以錄呈方信孺之來自以和議遂成輒自稱通謝使所參議官大定中宋人乞和以王抃爲通問使所

參議官信孺援以爲例宗浩怒其輕妄囚之以聞朝
廷亦以爲行人而不能爭兩國之情將留之遣使問
宗浩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還必得罪拘之
適使他日有以藉口不若數其佻易而釋遣之使歸
自窮無辭以白其國人則攢佞胄必擇謹厚者來矣
於是遣之而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
辭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
言當遣泗州等驛掠而已至於責貢幣則欲以舊數
爲增追叛亡則欲以積恩爲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姦
臣三事則並飾虛說弗肯如約豈以爲朝廷過求有

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我軍角一日

勝負者哉

以下依宏
簡錄節本

乃者帥府奉命征討未及出師

姑以逐處隨宜捍禦所向摧破旋即底平爰及泗州
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得斂軍撤戍以爲悔過

之效是豈誠實之言據陝西宣撫司申報今夏宋人

犯邊者十餘次並爲我軍擊退梟斬捕獲蓋以億計

然則所來請和其理安在又言名分之論今昔事殊

者蓋大定之初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恩

易爲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既以絕

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爲宜若以爲非臣子所

敢言豈皇統時獨敢言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爲屏蔽夫藩籬之固當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何況區區兩淮之地乎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於中國至後周顯德間南唐李璟獻廬舒斬黃畫江爲界亦皆能爲國今信孺齋到誓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與彼隆興年已畫爲定若是則不言割彼之地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又通謝禮幣之外別備錢一百萬貫折金銀各三萬兩專以塞再增幣之責及成幣添五萬兩正其言無可準止是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爲增欵奉聖訓昔宣靖之

際棄信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
興戎蔑棄信誓雖盡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况
彼國嘗自言叔父姪子與君臣父子略不相遠如能
依舊稱臣卽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欲世爲子
國卽當盡割淮南直以大江爲界陝西邊而並以大
軍已占爲定據元謀姦臣必使縛送緣彼欲自致其
罰可令函首以獻歲幣亦更添五萬兩疋以表悔謝
之責方信孺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致和
李璧吳瑄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稟議據信孺之
罪過於胡昉自古兵交使人容在其間姑放令回報

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爲伯增歲幣備犒軍銀函姦臣
韓侂胄蘇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

宏簡錄

泰和七年九

月薨於汴訃聞上震悼輟朝命其子宿直將軍天下
奴奔赴喪所仍命葬畢持繪像至都將親臨奠以南

京副留守張巖叟爲救祭兼發引使莒州刺史鈕祐

祿布格蘇

原作女突
列序葛速

爲救葬使仍摘軍前武士及旗

鼓笛角五十人并隨行親屬官員親軍送至葬所賻

贈甚厚謚曰通敏

金史本傳

瓜爾佳清臣本名阿卜薩

原作阿卜沙

呼爾哈

原作胡路里改

罕都

原作桓篤

人姿狀雄偉善騎射皇統八年襲祖布達

原作明安大定元年閏世宗即位率本部軍六千赴

中都會之以功遷昭武大將軍金史本傳為元帥志甯管

押萬戶接應左都監完顏思敬逐斡罕原作餘黨敗

之柔遠前至茂巴勒達原作抹拔里達之地悉擒之賊平遷

鎮國上將軍知順順軍事三年五月從志甯復取宿

州捷聞授宿州防禦使移博州改西北路招討都監

遷烏爾古寶壘原作烏古十壘部族節度使宏簡錄十二年授

右副都點檢使宋還三字依世宗紀增遷左副都點檢出為

陝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兆府事朝辭賜金帶廐馬仍

諭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勞久矣故以是授卿

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閱三歲遷樞密副

使

金史本傳

明昌元年立其女爲昭儀眷倚益重二年拜

尙書左丞頃之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四年遷右丞相監修國史時議籤軍戍邊上問漢人與夏人孰勇對曰漢人勇上曰何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對曰宋馭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於彼未幾遷崇進改封戴國公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上問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其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對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之術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不克上曰自古

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古兵法如學奕棋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亦已疎矣尋以母老許賜告歸省五年二月省覲還謁上御凝和殿問卿母健否其壽幾何別相幾許對曰年八十三別十年幸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復問呼爾哈路風俗何如對曰視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因言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曩時

宏簡錄

六年遷儀同

三司進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師行尙書省事於臨潢府清臣遣人偵敵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

伊喇敏

原作移
刺敏

爲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

國爲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

至哈里

原作
合勒

河前隊敏等於栲栳淶攻營十四下之

回迎大軍屬部色撤

原作
斜出

掩其所獲牛羊資物以歸

清臣責其賅罰北準布

原作
阻鞮

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

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橫海軍節

度使兼滄州管內觀察使

金史
本傳

尋致仕泰和二年薨

年七十子雅齊堪

原作么
查刺

襲明安

宏簡
錄

初議征討清

臣主其事旣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遂致

北邊不甯者數歲天下尤之

金史
本傳

完顏薩布

原作
賽不

始祖弟博和哩

原作保
活里

之後也狀貌

魁偉沈厚有大略初補親衛軍章宗時選充護衛明

昌元年八月由宿直將軍爲甯邊

傳作甯化依
詳校本改

州刺

史未幾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泰和二年轉呼爾哈

原作胡
里改

路節度使四年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尋爲殿

前左副都點檢從布薩

原作
撲散

換伐宋爲右翼都統六

年六月宋將皇甫斌遣王統制

三字依詳
校本增

率步騎數

萬由確山襄信分路侵蔡

金史
本傳

聞郭倬李爽敗阻溱

水不敢進換遣薩布等以騎七千往擊之會溱水漲

宋兵扼橋以拒薩布等潛師夜出溱州刺史完顏達

希布

原作達吉不

以騎涉水出其右副統尙厥局使布希

萬努

原作蒲鮮萬奴

等出其左率副統阿魯岱

原作阿魯帶

以精

兵直趨橋宋兵不能扼比明大潰萬努以兵斷真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萬級獲戰馬雜畜千餘兵還進爵一級厚賜金幣貞祐初拜同簽樞密院事三年遷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召見諭曰卿向在西京盡心爲國及治華州亦嘗宣力今以陝西安撫使烏庫哩揚珠

原作烏古論兗州

不遵安撫使達希布

節制多致敗事已責罰揚珠命卿副之宜益盡心八

月轉知鳳翔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俄爲元帥右

都監遣提控寶嘉

原作石蓋

合喜楊幹烈等大敗夏人於

定西獻捷京師命行省閱視其功賞之四年四月調

兵拔宋木隄關斬首千級五月遣兵焚來羌城界河

橋俘馘甚多八月夏人寇結耶荅川復擊走之尋又

破其眾於車兒堡興定元年二月轉簽樞密院事

宏簡

錄時上以宋歲幣不至且復侵盜詔薩布討之四月

與宋人戰於信陽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獲馬數

千牛羊五百又遇宋人於隴山七里山等處前後六

戰斬獲甚眾尋遣兵渡淮略中渡店拔光山羅山定

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首萬餘獲馬牛及布分給將

士詔賜玉兔鵲一內府重幣十端七月上章言京都
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極高深今外城雖堅然周六
十餘里倉卒有警難於拒守竊見城中有子城故基
宜於農隙築而新之爲國家久長之利及凡河南陝
西州府皆乞量修從之二年正月破宋人於鐵山及
上石店唐縣四月進兼西南等路招討使西安軍節
度使陝州管內觀察使奉詔攻棗陽宋出兵三萬拒
戰稍誘擊之宋兵敗走城薄諸濠殺及溺死者三千
餘人遂進兵圍之宋騎兵千步卒萬來援逆戰復大
敗之七月遷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武甯軍節

度使三年二月奪宋白石關殺其守者千餘人獲鎧仗千計三月破宋兵於七口倉又奪宋小鶴倉獲糧九千石兵仗三十餘萬是月復敗宋兵三千於石鵝崖四年三月奉詔出兵河北招降晉安權府事皇甫珪正平縣令席永堅率五千餘人來歸得糧萬石時河北所在義軍官民堅守堡寨力戰破敵者眾薩布上章言此類忠亦可嘉若不旌酬無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賞萬一敵兵復來將爭先效用矣上覽奏召樞密官曰朕與卿等亦嘗有此議以不見彼中事勢故一聽帥臣規畫今觀此奏甚稱朕意其令有司

遷賞之是年四月遷樞密副使五年五月奉詔引兵
救河東戰屢捷復晉安平陽二城監察御史言其不
能檢束士眾縱之虜略請正其罪上以有功詔勿問
金史本傳御史納蘭又言其姪唐州守將訛論與宋人戰

亦敗反以捷聞上皆不之罪獨稱納蘭敢言錄功付

有司秩滿考最元光二年五月復河中正大元年五

月拜平章政事未幾轉尙書右丞相封莘國公

四字
依詳

校本雅與參知政事李蹊相得及蹊以公罪出尹京

洛薩布數薦蹊比唐魏徵以故蹊得復相三年將禘
祭爲大禮使議配享宣宗功臣論者紛紜上言丞相

福興死王事齊勤

原作七斤

謹守河南以迎大駕功宜配

享議遂定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

擇人上語大臣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

何與於此尙書左丞延扎舒魯

原作顏蓋世魯

素嫉居仁附

和上議薩布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况在

郎官陛下有寬宏之德故不當言者猶言使其言可

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

宏簡錄

五年

行尙書省於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

人以其知爲相之道薩布何知吾恐他日史官書之

某時以某爲相而國乃亡卽促衡草表乞致仕

金史本傳

天興元年兵事急命宰執都堂會議平章政事侯摯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孽豎博索

原作白撒

怒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測薩布願謂博索曰侯相言甚當博索遂含憤而罷時元兵薄汴博索策後日講和或出質必首相當行力請薩布領省事拜爲左丞相尋復致仕哀宗遷歸德復起爲右丞相樞密使兼元帥封壽國公扈從以行河北兵潰從至歸德又請致仕二年六月復詔行徐州尙書省事既至以州乏糧遣郎中王萬慶會徐宿靈壁兵取源州令元帥郭恩統之九月恩至源州城下敗

績而還再令卓翼攻豐縣破之初恩以敗爲恥託疾

不行乃密與河北諸叛將郭野驢輩謀歸國用安執

元帥商瑀父子及元帥左都監赫舍哩算卓

原作紇石烈善

住

併殺之又逐都尉額哲埒訥

原作幹轉留奴

尼瑪哈

原作泥龐

古

和勒端

原作桓端

富察

原作蒲察

世謀元帥右都監李居仁

員外郎常忠自是防城與守門者皆河北義軍出入

自恣薩布先病疽久不視事重爲賊黨所制束手聽

命而已時蔡已被圍朝命阻絕且逼大兵徐州將士

皆議出降薩布不從乃授郭野驢徐州節度副使兼

防城都總領以羈縻之野驢見徐州空虛復約源州

叛將麻琮內外相應十月甲申詰旦襲破徐州薩布

自縊於州第琮乃以州降元

宏簡錄

薩布臨陣對壘既

有將略泊秉鈞衡殊有相度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
修匹夫之節此猶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也悲夫

金史

本傳

特嘉烏新

原作赤蓋尉忻

字大用上京人當襲其父穆昆不

願就中明昌五年策論進士第選爲尙書省令史吏
部主事監察御史言諸王駙馬至京師私買諸物有
詔禁止遷鎮南軍節度副使息州刺史耕鞠場種禾
兩禾合穗進於朝特詔褒諭改丹州遷鄭州防禦使

權許州統軍使丞相高汝礪嘗薦其才可任宰相元
光二年正月召爲戶部侍郎未幾權參知政事二月
爲戶部尙書權職如故三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
詔諭近臣曰烏新資秉純質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
今相之國家必有望汝輩當效之也正大元年五月
拜尙書右丞哀宗欲修宮室烏新極諫而止至以臥
薪嘗膽爲言上悚然從之同判睦親府內族薩哈連
原作撤合輦交結中外久在禁近哀宗爲太子有定策功
由是倚任日深臺諫每以爲言太后嘗戒敕曰上之
騎鞠舉樂皆汝教之再犯必杖汝哀宗終不能去烏

新諫曰薩哈連姦諛之最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
出爲中京留守朝論快之五年致仕居汴中崔立之
變明日召家人付以後事望睢陽慟哭以弓弦自縊
而死年六十三一子名棟齊原作董七沒於兵閒弟秉甫
宇正之烏新天資忠亮在治世足爲良臣不幸仕亂

離之朝以得死爲願哀哉

金史本傳

完顏仲德本名呼沙呼

原作忽斜虎

海蘭

原作曷懶

路人少類

悟不羣讀書習策論有文武才初試補親衛軍雖備
宿衛而學業不輟中泰和三年進士第歷仕州縣貞
祐用兵辟充軍職嘗爲元兵所俘不踰年盡解其語

尋率諸降人萬餘來歸宣宗召見奇之授邳州刺史
兼從宜增築城壁匯水環之州由是可守哀宗卽位
遙授同知歸德府事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於徐州徐
州城東西北三面皆黃河而南獨平陸伸德壘石爲
基增城之半復浚滹引水爲固民賴以安正大五年
詔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以備小關及扇車回時北
兵叩關適與前帥鄂屯阿里布原作奧屯酌酒更代
而兵猝至金史本傳遂越關而東殺守者數百大金志阿里
布素無守禦之策爲有司所劾罪當死仲德上書引
咎謂北兵越關之際符印已交安得罪歸前帥臣請

受戮上義之止杖阿里布而賞其死六年移知鞏昌
府兼行總帥府事時陝西諸郡已殘仲德招集散亡
得軍數萬依山爲柵屯田積穀人多歸焉一方獨得
小康號令明肅至路不拾遺八年四月詔授仲德鞏
昌行省及虎符銀印天興元年九月拜工部尙書參
知政事行尙書省事於陝州時烏登原作兀新敗陝州
殘破仲德復立山寨安撫軍民會上以蠟丸書徵諸
道兵入援諸路皆觀望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惟仲
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鄜擷果菜爲食間關百死
轉戰而前來援京師八字依大金志至汴之日適上東遷仲

德妻子在京師五年矣不入其家趨見上於宋門問
東幸之意知欲北渡力諫云北兵在河南而上遠徇
河北萬一無功得完歸乎國之存亡在此一舉願加
審察臣嘗屢遣人奏秦鞏之間山巖深固糧餉豐贍
不若西幸依險固以居命帥臣分道出戰然後進取
興元經略巴蜀此萬全策也上已與博索原作議定
金史仲德持御馬銜苦諫博索不從然素重仲德且
本傳嘉其赴難進拜尙書省右丞兼樞密副使軍次黃陵
岡二年正月車駕至歸德以仲德行尙書省於徐州
既至遣人與國用安通問沛縣卓翼孫壁沖者初投

用安用安封翼爲東平郡王壁沖博平公升沛縣爲

源州已而壁沖來歸仲德畀之舊職令統河北諸砦

行源州帥府事

金史本傳

徐守王德全心畏仲德用安累

檄德全入援不赴仲德至徐德全益恐遣人納奏求

赴歸德仲德留之不遣云徐州重地德全不宜離鎮

仲德虛州廨不居亦無兵衛日以觀書爲事德全自

疑益甚

宏簡錄

二月魚山總領張璪作亂殺元帥完顏

呼圖

原作胡土

降北仲德累議討之德全不從卽領麾下

十許人親勸民兵得三百人徑往魚山而從宜嚴祿

已誅璪反正仲德撫慰軍民而遣有曹總領者盜御

馬東行詔諭行省討之仲德既殺賊德全欲功出於

已復殺曹黨四十餘人三月阿勒楚爾

原作阿木魯

攻蕭

縣遊騎至徐德全馬悉爲所邀以失馬故始議救蕭

遣張元格苗秀昌率騎八百以往未及交戰元格退

走元兵掩之蕭縣遂破四月仲德陽以關糧往邳州

州官出迎就執德全并其子殺之餘黨之外一無所

問闖郡稱快

金史本傳

五月詔赴行在官屬以官努

原作官奴

爲亂懼爲所紿勒勿往果得其詐六月詔議遷蔡仲

德雅欲奉上下幸因贊成之至蔡領省院事無鉅細

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志甚堅銳會近侍左

右久困睢陽今幸卽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
爲上言西行不便仲德每深居燕坐瞑目太息以不
得西遷爲恨及上命有司修見山亭同知衙爲游息
之所仲德諫曰自古人君遭難播越必痛自貶損務
求克復舊物况今諸郡殘破保完者獨此一方其公
靡何敢望宮闕萬一方之野處露宿則有加矣切恐
遠近聞之人心解弛不足以濟大事上遽命止之扈
從諸人苟一時之安以爲可守故上無他意會忠孝
軍提控李德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月糧不優仲德
大怒縛德堂下杖之六十上諭以此軍得力方欲倚

用卿可加容忍對曰時方多故故錄功隱過自陛下
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
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軍士聞之至於國亡
不敢有犯初有司定減軍糧人大怨望上聞之欲分
軍爲三上軍月給八斗中七斗下六斗復怨不均仲
德謀立射格自是上中軍輒多獲人益爲勸九月庚
戌朔蔡城戒嚴甲子分軍防守四面丁男皆乘城簡
錄仲德妻尙在汴聞崔立之變自毀其容服携妾及
二子走蔡語仲德曰事勢至此丈夫能爲國出力婦
人獨不能耶因率諸命婦自爲一軍親運矢石於城

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

仲德妻傳

仲德守蔡營盡禦備未

嘗一至其家拊存將士務得其歡心將校有戰亡者

親臨賻祭哭之盡哀

金史本傳

十月壬申朔元兵濠壘成

耀兵城下旌旗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夷其牆

而退十一月宋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尉孟琪以兵

萬人助元軍耀於城南且以箭射書入城中招諭居

民仲德得之投於水中十二月辛丑元兵以攻具備

城仲德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親諭軍民軍民咸

泣人百其勇固志防守

大金國志

已丑西城破城中前期

爲備不能入但於城上立柵兩軍相去僅百餘步仲

德摘三面精銳日夕禦戰終不能拔三年正月庚子朔元兵以正旦會飲鼓吹相接城中飢窘愁歎而已時四帥三都尉已戰沒餘總帥以下盡出禁近至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戊申元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塵戰及暮乃退來日復集已酉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戰

宏簡錄

自卯及巳俄見子城火起

聞上自縊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汝水死

金史本傳

妻亦自盡

仲德妻傳

將士皆曰相公能

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富珠哩羅索

原作李木魯婁室

烏凌阿呼圖

原作烏林答胡土

總帥元志赫舍哩柏壽烏庫

哩和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仲德貌不踰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嘗諱護之雖在軍旅手不釋卷門生故吏每以名分教之家貧做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雅好賓客及薦舉人材人有寸長極口稱道其掌軍務賞罰明信號令嚴整故所至軍民爲用危急死生之際無一士有異志者南渡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仲德一人而已

金史本傳